



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九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齋文

南郊道場讚佛文

伏以講盛禮於泰壇用伸嚴事集勝因於爭土宜運
洪仁伏惟皇帝陛下順法乾坤祇奉祖考萬物涵仁
而生息庶政蹈道以中和甫屆書雲之辰徃陳奠璧
之祀特開精舍廣肅法筵展龍藏之秘言揚魚山之
清梵庶敷善利胥協熙辰 皇帝伏願臨吉土以升

烟高凝祥氣御端闈而洒澤下格幽途永孚環海之心益固南山之壽

功德疏

奠玉紫壇虔修於大報布金緝宇特仰於能仁用集妙因特嚴法供皇帝陛下與天均覆唯日並明運神化之無方置幅員于安處甫臨至景專講上儀就吉位以薦誠霈渙恩而澤下有來清侶敷誦秘文式賴殊緣宜資熙事伏願五辰協序百福凝祥永隆久大之基益固延鴻之筭

順祖惠元皇帝齋文

幽風流頌陳基業之艱難恍澤垂文降福祥之孚格諱辰甫及妙果宜憑伏惟順祖惠元皇帝蘊上聖之資累元功之茂詒孫謀而及遠啓天命之來符今皇帝奉清明之宮薦馨香之德敞仁祠之爭土翻文佛之秘詮順祖惠元皇帝伏願聖並真游高臨覺地集祥縣緒敷貺群靈今皇帝伏願鴻筭後天至慈冒世萬寓輳於朴厚四極格於溷同然後願台輔協恭宗同繫衍日星順夫軌道黍稷滋於有年舉是含生悉

登壽域

太宗皇帝忌文

至大之德列原廟以推尊無量之仁依覺皇而薦祐
太宗皇帝恩淪四外運紹再傳化治之光在人昌明
之慶垂世今皇帝永思先烈濬發精神有來爭行之
流聿修秘藏之妙太宗皇帝伏願超游真蓋廣覆群
靈慧如日之圓明化等空而常寂今皇帝伏願壽年
山固聲教天臨儲嗣寢蕃宗支彌盛宰路協恭而贊
輔霄躔應候而泰和五辰順時百嘉遂性

章穆皇后忌文

伏以蕙車風逝杳仙迹以曷追竺館載虔仗佛因而
申薦恭惟章穆皇后稟靈魏麓作儷周京修陰教以
輔隆正坤儀而申肅肅游瀟遠靈德逾芳今皇帝孝
軫至懷慕存遺懿茲復臨於諱日爰肅啓於法筵用
植勝緣以昭嚴奉皇后伏願棲遊爭界超証真乘備
福德之莊嚴會天人之利樂皇帝伏願運延星劫位
固寶圖暢聲教於八遐戢干戈於四裔然後願盤維
敦茂丞弼宣和百工罄述職之勤庶績協順時之治

若夷若夏有性有生率躋仁壽之期共洽羲軒之化
章獻皇后忌文

保祐帝尊上繫忌文訓追懷親愛虔託於能仁皇太
后惠澤多方教流中闕逃奉母儀之重再嚴廟象之
游今皇帝孝德因心諱憂在旦軫瞻祀之淡念集祇
園之勝因皇太后性周大空化通妙力護生靈於至
樂福基業之無窮今皇帝鴻筭後天淡仁被物殊俗
格乎面內庶品遂於陽中台哲同寅宗藩協輔武皮
包乎犀利文象蹈於經常有生之繁惟帝斯賴

賦傳

士伸知己賦

古有云賤而達已者道必有裕貴而得士者禮必與
鈞意關榮以高世竭游名於大人威鳳下而覽德微
躩屈而求伸謂周公多才揮沐吐食而延白屋顏子
具聖祇名勵行而附青雲故我氣浩集義遊於天真
默守節而無悶動會時而益振彬文薄乎河漢長筭
騫乎臣隣指素絃而稟縈紉香草兮生春彼美君子
風度瑰偉鳥在其蔓葛以均戚寧藉乎樹枌而接里

夷廉疑而素言誼幽眇而鈞旨判柔植於異畦夫斷
涇於東水始傾崑而娛玩遽倒廩而矜侈耽聖域以
同奧秩皇塗而並軌維韜瑕可以取璧兼體可以收
菲矧或太公銳北海之居安石翔東山而起我拒其
歸誰執茲耻必使右雪苑之蕭屣繡衣之履繩引堯
舜以致君蒙合燕趙之多士苟氣協而聲同偕克濟
乎薰美者也且夫虹玉隱乎巉石玳珠淪乎層漪麒麟
非犬羊之比鱣鱓豈螻蟻之持沕明淵而自得曷
怵迫而外移華屋千榱柔荑百枚積粟乎京坻躍馬

乎駟驪匪裘藏之雅尚差得志而弗爲何蘊諛以發
顏何挾巧而調辭宜乎厚德表世嘉聞蓋時身享崇
高之貴日瞻咫尺之儀謂朽株可萬乘之器廊廟非
一木之支得于道不伐乎衆公擢于室不惜乎內私
舉巖穴而悚觀我冠佩而來思上弗求焉無曰蔑當
吾取下弗進焉無曰胡爲我知然則人之膠于今者
或安于近泥乎古者或昧乎通擇其粉墨之異考以
宮商之同射乃墉上篋乎日中鳴鶴陰而子和雕虎
嘯而生風不然則名位相雄師學相攻耕石田而待

稔懷珍馳而適戎故非五難而吐論和再剛而處窮
嗟乎木秀林而必摧士入朝而見嫉絳灌隱堤而賈
遷椒蘭發機而原黜子冉膏舌而墨幽臧倉圍精而
軻逸夜光明月招訶按劍之年流水高山沈思絕絃
之日在孤見之卓越發群蔽之豐密借如說困刑戮
何擷其芳伊恬紆穉何鋪其香若歲旱而澤及卒阿
衡而自將惟聖睿之親逢俾業履之猗昌奚仕虞而
弭慶山自戎而虜亡秦何售之而遂用遽厚之而
遐疆伸負而仇君鮑何奪徽纏與鋒鋌弗芥薑乎左

右麾于侯而拱天王設隕越於九淵幾夷社而易鄉
窳倚輶而鳴嗑桓何寶其琅琅駸肆語而靡著向何
悟而趨下堂伊郄勳之末圖胥何利乎錫土越石娛
薪以相伴嬰何次駢而奄取平負郭而久貧何梯魏
而康寓信鼓刀以周身何翼蕭而登輔節信疲於游
宦何林心於皇甫正平蹶於羈雖何銜能於文舉亮
覘時而晦躅何奮之于剛畝蒙署籍而委質吳何
抗之于卒旅蹇斯類之有徒殫筠素而曷敘彼王公
之宏略豈數子智謀之補畏遺德於冥鴻思漉恩乎

施雨向使失風雲之會構奇表之伍或際立于草茅
或纖危于俘虜且天地以寂寥尚何流嘉風而建英
矩者哉今茲有人遠陶聖世少齒鄉黌根雲英之節
奏表畛域而懇耕躋陵隅之峻巖詠垠埃之淵停若
夫名山首乎黃老鬼谷譎乎縱橫桑羊役乎術計商
鞅刻乎刑名姑還車而却步日吾肆之豐羸旣披閩
吳而僑貢未幾唱第于天楹賦從軍兮南上天差五
而回星莽萬端而外眩愚幽墨而無營憧百趾以高
附愚遭環而後行嚙決辨以有肆愚抑闕而箝聲紛

結游以委譽愚友益而盡傾親骨頤而雙白又齊伐
乎大庭第假田不足以羞旨烏敢斬外物而薦榮駘
往躅而結援塊回次而崢嶸介語默于部室其誰燭
之而使明勾蘂芽于瘠壤又其誰育之而使成豈云
病畦而謔笑哀絃而賣名然世主炎黃之化鼎連邴
魏之風時乎時者難值旦復旦以親逢儻率道而自
進立誠知命抑在乎其中亂曰善知人者豈古有而
今無善求知者豈彼智而茲愚儻固其窳而厚其薄
必幽者縶而培者扶進抑時而退抑命爾其守約而

于于者乎

季秋牡丹賦 并序

爽籬涉杪扶欄間有牡丹舊枿輒吐芳楨亭亭上擢
發紅葩一大可徑咫角春取勝無聞然爾扶欄當彩
翠亭之右亭屹縣圃之西北隅圃直縣堂之背縣介
大江之南蓋漢元朔中江都易王上封其子敢爲丹
陽侯邑于蕪湖此其地歟今爲太平州筦時河間凌
公尹之行再暮矣政休賦集又所瀕江英游雅故受
署齋伐被召將命者憧憧然率道其疆故觴詠之娛

相因無缺及此珍卉馨茂公有異時之貴趣張且高
會于其側所謂彩翠亭者酒三行濟陽蔡某醕舉而
言曰公委文章聲一紀于茲顛葆幾華位不過禁省
二丞官不過萬戶長吏而謙禦外物居頗休閒獨以
浩博記書稱道聖明爲事今是花也韜英和緒揭麗
蕭辰時雖後而且大盛意者公其日寢亭會才慮將
有所售乎昔騷人取香草美人以媿忠潔之士牡丹
者抑其類歟請爲公賦之其詞曰朔羽南翔建构西
宅霜天一清露草皆白悲哉轉涼葉於亭臯兮悵穠

華之閨寂均百草之不能秋兮何子花天姿之的的
使人觀之若披大暑兮臨清湘剝層霾兮仰白日厥
初稿壤潛春扶攔向夕芳枝舉以融怡絳藥局兮暮
塵寶霧霄籠鮮風曉析麗或中去人香可專國刻紅
炬日烘燄綴彤霞而薦色鬱第誰語丰茸自持非倚
瑟之神女抑善賦之文姬俯清都而時下簸晴陽以
孤嬉霄灑瀚兮排金屏氣砉碭兮張寶帷霓燁煜兮
揭朱旗雲腫臃兮纁衣韞綠跗兮曠修眉姹鮮萼兮
伸微辭沛怡愉兮新相知耿悽惻兮送將歸桃右援

兮溪之曲蓮爲媒兮澤之滑羗此物之善遠亶夫君
之後岿君不聞佳麗皇州喧繁戚里清籟迢迢名園
疊疊綺櫳曉兮金鑷聲繡牆明兮雨苔紫嚴霰財歸
光風半起於是萬蒂駢紅交柯結翠密顏紆餘斜袂
輕綺文鴛群飛鶴錦橫被縑蓋攀聯緹裳積委則有
姝姝玉人翩翩卿子寶韉過兮飛電珠幘來兮流水
擁翫嘉辰笑語成市彼瓊蕤美英縹葉新藹羞不得
借其餘光矧標揚乎意氣今何爲兮江之干地之卑
兮歲將闌荆蕪比兮霜月寒望下苑兮思上蘭嘉本

隳兮靈根盤泊淮波兮鮮楚山是知元治一陶昌生
萬育無左右先容者淪乎朽株當匠伯不顧者被之
散木譬此花之賦命兮亦節暮而葩獨然貴賤反衍
禍福倚伏其暮也何遽不爲貴其獨也庸知不爲福
噫化工物情吾以此卜

慈竹賦

種植至多強名萬彙物拔其萃茲乃當天地之正氣
有美竹兮特稟夫慈名而榮被豈有懷於本根兮何
千千蒼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王家新第遠閣斜

欄橫塘靜水或薰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遲留兮簷
外陰移人悽悄兮屏間籟起方且濯峭格而清舉足
團欒之生意或翹而舉者若堂有高年兮勤素風而
講議或亞而側者若家有令子兮聞話言而沉思俵
如出門而事遠遊兮滋宿雨之清淚雍如奉庖而介
眉壽兮暮春烟而怡醉紫芽蟠聯馨兒季穉去者奔
追迎者嬉戲疎者如招並者如倚雖復貫千狀於巧
筆曾莫形其放悲借如秋晚霜重兮萬木臨臨而僵
碎隴榆盡兮塞月高堤楓丹兮楚江紫此君也束藍

田之苗玉刻炎州之稍翠固節虛心兮雖大鈞不能
奪其志於是揖三荆於堂下結萁藟於河涘襲氣同
根之豆交驩承萼之棣顧威鳳之時下亦孝烏之來
寄設有用於律筦大聲發兮太和備覩此芳物悲哉
遠人昔我從軍兮南之海濱今我辭家兮西遊洛塵
暢然於舊國舊都感莊生之論恭止乎惟桑與梓諷
周傳之陳指白雲兮天遠採幽蘭而露新嗟碧鮮之
得地乃叢茆莫休反而相親吾議爾德豈止乎千畝之
澗當訂萬石之封君者也

耿諫議傳

耿君傳字公弼以父廕爲三班奉職思以吏治自奮
更就銓選授河南伊陽縣尉明州司理叅軍表其能
者數十人改將作監丞寶元元年知河南永寧縣明
年三月宥邑人訛言相驚老幼東向奔徙道路三日
乃止前此澗池人有告其仇衛九思者傳張角之術
譎以妖幻惑人夜集鄉里男女同堂居寢逮明而罷
號爲講法率嘗往來宥郡數百千家相與爲囊橐州
縣吏更調情狀且捕之符文未成固已送去以是積

三十年不敢下其事於縣縣吏度終無能捕之者因受賕不治至是民相驚擾咸意妖者唱之時朱宣獻公始蒞河南乃以其事屬君且戒之卽不得亦隨坐矣君請緩其期卒以計擒之索其家得所疏行賂簿書逮獄成首惡伏誅其支黨黥若杖男女二十餘人縣吏其得先所受賕抵罪流根株挂連一不窮問於是河南人交口稱之而奸賊吏益畏縮行恐被摘陰指峭刻君或知之自如也宣獻公薦其材就遷通判儀州事至復以材名關中又遷慶州朝廷方議勒兵

進討羗虜帥臣署君專督一道糧饋部分已決會寇

入平涼遂出禦之諸將失利君亦遇害康定二年二月十三日也初寇至君以書與諸將謂宜少避其鋒

擇據便地以量變動若徑往必墮賊計中諸將以遇

寇不敢逗留且諭君以不與軍事宜還君曰死且忠

志也吾不去矣旣死軍中以其書聞

慶州孔日官彭忠隨主帥任福

在軍中收其書以聞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五人於是素所不

相能者始快心飾誦以君迫諸將進軍致敗無益而處於恩賞爲過厚今斷一指而得公相雖甚愚者不

爲被殊解支革是亦何願嗚呼孟子所謂捨生而就義者也在易大過之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其說謂雖涉難過深而志在救時不害於義故不可咎也戾於浮言而中於大義夫何恨哉君姿狀魁毅少所爲近俠晚益脩厲詳知歷代史書語前古成敗事本末不忘作兵策數篇論攻守利害文辭甚壯而嫉惡鮮恕以智謀自喜負氣果勇不肯爲人少下然屈之以理良且從也

曹女傳

曹氏女建安郡人其父修古博學而文善議論外和內剛所至以直氣聞明道初以御史知雜事觸罪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明年不召夏四月疾暴作一夕而終修古持已潔廉仰祿自足有餘則推之旣歿妻孥益貧殆無以奉其喪以還其屬吏民思之相與梓錢三十萬用資其歸拜爵堂下前白所以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爲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於貶所今臨財苟得尚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幸趨持歸無吾先君累也吏民間之慙罷明

道二年女生之十六年先以父命配其里中人徐生
未及歸而父沒云

許迥傳

許迥字光遠歙人也歙於五代末屬僞唐士人僞唐
尤以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劍負氣以貧事其母
不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迥仲兄爲光慶殿使分
護北城迥亦以光慶殿承旨從焉外攻悉矢雨下兄
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歿王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
之兄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迥乃去明

年金陵平利遷汴及兄爲魏寇氏令部所部城州城
有賊李潛號爲強桀所過剽掠入寇氏問令在否曰
令魏城下獨其弟迥在耳潛曰吾固聞許迥之爲人
卽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迥與之善惟岳嘗
從後主第朝京師俱畱不遣當金陵平迥舉惟岳之
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爲
淝水鉅盜李某所俘以爲己子李日殺奪道上州縣
莫能禁惟岳泣謂迥曰吾且歿則誰收之唯公爲能
出吾子迥時在魏徑之淝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刺

迥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及盜驚止迥前泣曰汝所俘子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已以信汝豈効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迥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迥曰能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遂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會云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三十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雜著

明諫

爲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也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亾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爲諫之患莫先於怠

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舉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爲監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濶迂而無所考信佞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御久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煩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所是非真僞渾并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之之實忠言日衰而下情滋蔽患孰先乎此也夫稱危亾者庶乎懼危亾而不至也恃其無有危亾之漸而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爲已前世論

諫者曰直諫爲下以其迂險誕妄指稱醜惡易激其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扼其所陳哉進諫不能必於用本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用捨而枉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曰與其怠也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嘗忠也盡嘗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於賞乎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人隨之資

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暗嘿以自固
佞者乘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
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於是賢者以進爲已累
而寡言則賞焉欲其勸而適以弭之也故曰納諫不
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終諫之說離
怠戒賞明用

觀天馬圖

傲夫寄尚者也出古綃之畫駿馬一者尾璣微赭而
身首文駸馬與常馬甚不類特立閑逸骨日稜竦精

神爽毅雖一鷗之橫塞雲獨鶴之思崑嶺莫之爲也
於其旁標曰蒲梢云安愚子曰蒲梢馬漢武帝伐大
宛於貳師城得之年祀遠甚宜無有是傳豈近世好事
者工其畫而藉其目乎傲夫曰蓋嘗惑焉然武帝威
稜愴乎鬼方教誥申乎絕域以國珍而叩塞者得蠻
龍虎之文私自語爲僥倖大宛嘗有善馬獨恃介絕
而愛不來於是連兵不王之徼嬋饋悉臣之戶旗鉦
之師戈胄之伍易乎膏介草莽蒐倏沙漠重乎南目
而視旋駢而步然後宛王戮而昔之善馬惴不敢有

故能宣懿金石告休神明武帝求卓異其心不亦至乎後之人迹想飛駢加諸繪事不亦美歟安愚子曰地入民彫物格財匱豈御天下之計者耶且馬也冀野之比曷世無之馭驪驕皇驪駘駘駘駘動精月駘矯首雲螭或編之天棧和以鸞鑣寰風以足其食大路以馴其性居不驚擾動不詭遇雖虎脊之華研蹠之勁未之加也然瘡不能振瘡不見收鄉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豈少哉吾知漢固有是而武皇獨甘心於貳師豈所謂賤近而貴遠者耶後之人不加意於

求真視而肖練遺骨豈所謂貴耳而賤目者耶何以言之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貴爲郎官止使者又頗優畜之謂如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於相如者也自秦滅漢興綴文績學德業彬然獨董仲舒而已觀其制策延訪意將且英網傑騰周躡虞稱古賢輔志勤義篤而仲舒官特於諸侯王相耳之二人也孰知其不鄉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者乎吾以是固知其賤近而貴遠也抑又聞之楊子雲者嬋思淡湛著符

清淨塊處天閣絕與人事而有尚白之嘲覆瓿之誚
後數百年其書出至于如今如何也蓋親見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耳吾以是揣劇世態乃
知吾子亦貴耳而賤目也吾子有輕綃方丈膾丹塵
黑滕以巾湘副以篋竹一出乎人德于顏面儻有騰
黃之骨絕利之足枯悴下皂子將掩袂而不視矣傲
夫患其語之侵梗已也不待終決而翔云

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之

弗先學之惟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乘堅策肥
彷徨中達明目巧智厥罔施爲人有麾之以適授之
以銜儻非罽輶絕鞅雖四荒之遠當安安而至是猶
學必固而講必先也申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
孝悌益開而張秦燔漢駁愈遠寢微侵牟漁奪其不
去者無尺間耳雖真儒碩德時亦間出賁于其躬壅
于其民嗚呼道方將行豈窒於古翔於今乎臨漳於
天庭爲遐僻最然而歲舉進士場者僅十百人豈特
學干祿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

不在經籍乎經籍之奧其不在於釋論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酣于經籍詳于釋論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執鞭吾亦欣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逵冀夫麾之以撻授之以銜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溫陵好古強學尤善高論能通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酣乎經籍也詳于釋論也遊于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謂何如

名說虛幾字舉之

幾之義旁出諸書大備於易要言之止乎極而其應也不窮動乎變而其濟也不終天下芸芸莫窺其明萬殊汶汶莫搖其本幾之義至矣夫顏子何歟塗之人也陋居約守功不甚白以孔子之聖而亟稱之其明三千又皆出其下到于如今聲名肖其師績業襲舜禹曷謂耶庶乎幾而已矣幾之義至矣夫君取以名已必字曰舉之者思以止乎極而通乎變也凡云人者物之異云姓者人之異云名者姓之異云字者成人之異名字之始始於是其義有有取者有無取

者其無取焉則已猶有取焉舉之樹哉吾聞伸於已者待於天也

策問

問孟子拒楊墨荀子亦非墨子楊子又曰楊墨塞路以三子之言墨子果有悖於聖人之道而不可用也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觀其說墨子又若無悖於聖人之道而果可用也墨子之書頗見於時是堯舜而非桀紂聖人作焉決不可廢尚同兼愛明鬼尚賢推極其言亦有

異於孔子之道乎其無有乎孔墨同三子唱言而淡拒之何哉其道誠異退之又何取之而不畏後人也四子者皆聖人之徒然其所尚之異如是得無說哉淡於道者爲余言之

問仁與智若聖人者固有之聖人無大於堯舜帝堯於是二者無一闕焉可也書稱堯曰咨四岳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且堯知洪水之爲害

至大矣又知鯨之爲德至戾矣以至戾之德治至大之害可乎哉說者又曰堯知鯨之性狠戾未知其能乃試用之是亦不然聖人不期人於死然用必度其才而不失其任者焉鯨堯之臣孰其才之小大也固宜器使之鯨之能小有不勝其用者反屬以大事安在其爲智乎以堯知鯨之不能重違衆言而用之庶幾其成功然天下民且溺乃暇俾一夫之効待九載而後黜之其可謂仁乎書也仲尼嘗究之可信而無疑也將有深意可法於後世也歟不如是仁與智又非堯之所能備孰能告予使無惑也

問聖人之道行於世當時被其澤載於經後世承其教五經之不傳後人之無從而知道之所之也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經之存焉耳楊子雲曰五經不可使人易知天俄而可測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載物也淺矣以子雲之說凡五經之言皆聖人之所以密而不彰者也君子處心如是固當耶書君臣號令訓誥之言也詩下而上達抑不善而美有德也禮以閑邪春秋以正法易以盡萬物之情

雖異其所指要其歸未始遺乎斯民是欲使人之易知也欲觀五經之學傳而不能解又疑子雲之言不然也從子雲之言前所云云者奈何

問前世太守刺史至郡有延見耆耆賢德之人詢究風俗發而爲政故有撻姦擬之神明者有遺愛號爲父母者皆能通接上下之情以至然爾今吾州總縣十二而編戶以萬計者二十而刺史明不能周內外之察材不能適事物之宜將如此何子大夫皆遊心於道潛意於民刺史所宜問而子大夫所宜無隱若

夫吾州德業節行加上於人者何人暴縱以爲蠹者何族民所欲爲而不得與所不欲爲而強之者事有可行而未行可止而未止者幸詳言之齊精以聽

問學者無不以利澤生人輔興治道爲心然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擇官威戎莫如理兵強國莫如豐財四者於今施設之何從而治何適而可夫泥古語而不中事幾是之謂空言君子耻之唯才者爲能稱時而處宜本末陳之於以觀子大夫之志

問言聖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卑管仲

而不與班焉然管子之相齊當周法之已微而能連諸侯而尊王室天下洒然俯就約束而威公之志益大且圖封禪管仲以異方之物扼之又其書曰仁故不伐王求管仲之心蓋不以天下為利而正君臣之大義者也孟子曰以齊而王猶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勢則挾齊而王矣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則可矣責之不以王齊蓋周存焉其可乎孟子之言前無譏者將有意乎無也諸生為我言之

問五經之學有師弟子傳駕其說西漢尊用儒術稍得立學而易分為四書分為三詩有齊魯韓毛之說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左氏出於張蒼之家周官篇最晚得然學者自名其家由漢而下迄于隋唐釋者愈眾而師說或傳或廢今欲觀西漢以來五經授受之人廢興本末尤著明者幸悉條焉

枕銘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醉夜有明燈而不擿兮安爾而寐為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無累

杖銘

道之阻難兮爾實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永斯有用
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過箴

往也莫追來也莫知往何弗耻來何弗思耻勿憚改
思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爲

怠箴

鷄鳴爲善舜堯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淡則茂
途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擇交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既修既擇從是而由吾善不勸
時爾之仇吾惡不掩時爾之休

嗜箴

靡曼之邑實蠹而德蛙淫之音實害而心蟬鱗之美
衣敝何耻琅玕之羞簞食何憂

謹箴

舜善孜孜文心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謹如之何
日攸好德若虞顛濟以守爾極

步箴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
役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萬物也者以其衷行卓爾者也衷行
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其恭
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孝之大
節也歟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年以孝聞者
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大者曾參其人也參
之奉身也傷手足以有憂也其事親也徹饌則問其

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孟軻借以發論
敷養志之美者以肖父遺體不出於害塗揚親能名
無淪於匪則至夫加意甘享經神外物斯末也已矣
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灸股肉以啗之冀夫有瘳噫
甚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厚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已之
膚其愛身乎是二者其果孝耶其非孝耶牢畜之犬
豕且死不相噉食其類况人者天性之貴乎况人之
父子天性之厚者乎人有爲是者里白于縣尹尹白
于郡若府按著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

官屬筦于民者又書于伐愚民不知大本謂孝正當如是耳家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之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習寢以成俗噫甚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大舜孔子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爲若是爲世之大教也爲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於殘忍心曾牢畜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齊蒞贊

方地聚民賜履之大者廩粟萬鍾分祿之重者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者享人三者若是伉然立節臨事不奪忠則忠矣孰若未嘗享是三者而盡其誠慤茲又忠之難者也何哉當施之厚報訂其施宜也當施之薄報訂其施亦宜也迺有國治則享其厚利方有吠犬之聞慕妻奴爲自引去矧其疏遠見危致命其爲心豈不揭揭然爾若齊人蒞將有是虐初齊襄公田貝丘怪見公墜車誅屨於徒人蒞血其背旣而蒞去遭變袒示其笞請得先發入匿公而出鬪歿噫地之

大祿之重弗徒人賤役無是也腹心股肱注寵之固弗嘗不名而戮又無是也而能以薄爲厚以怨爲寵可謂忠也或曰所謂忠者非特捐軀而得也謀不先事是無補豈趣人於害塗耶曰弗支革判解且不顧善智與謀豈齊嗇哉斯亦盡而已矣委質於人智者盡能愚者盡力乃大忠道宜有膏其光燄者贊曰屏侯師心旤稔毒流人卒泮澳爾戈剡仇長河落口投爾一杯烈燒橫岡覆爾一杯在生則盡衷焉不回彼有群啄其實類口美材一彈飛來雲翮風開弗嗚呼

忠哉

推進論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轂士故援舉而宣贊之爾然觀其挈置大位能自炳炳見于末世者特桑羊孔僅輩也當時居漢頗善駕名孟堅又文雄者颺之載籍以是風流華問彌久益著而事有可爲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士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噐者必博求雋輔絃張國維總攬羣策財成大化雖嗣帝統而建王基曷嘗不繇茲而

治也然而夸毗躁進諄辰苟容者莫不畏人之聞出乎已也莫不售已之榮加乎人也畏人之聞則長材蔽售已之榮則要塗隄舉賢援能之義熄而誹後疑傑之道與是以先覺廢立於草茅大猷翔集於巖穴作民司命開橫瘁之漸荷天大噐缺持維之具若夫盡粹天工相先人爵招顯仄陋延攬英豪塗羣枉之耳目抑私溺之津岐懷峭直而辨政疵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足以表率紱冕煥映竹素百世而下指注稱道延于無窮記曰達觀其所舉董仲舒日以觀

大臣之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一切之利提挽愉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亡狀漢初帝有天下百姓新離戰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庾殫盡文景紹業深悉救弊飭尚勤儉罷斥珍巧勞來休息民緣隴畝家給戶足帑峙豐露可謂盛矣武帝躬大略之資籙又安之世蔚興典禮務臻王路而未年甘心征戮俛首悠謬內則建無窮之宇修不名之祀外則連兵夷狄通道邛笮饋饗之煩甲兵之費歲常以鉅萬計府庫空虛海內耗矣于斯之時爲善策者故宜建白於

上汲援經術講去殊類抑止遐役不爾爲者孰若不
言之愈也庸可躋抗賈人擢處卿位俾桑羊輩詭譎
機發闕伺主意越高帝騎乘之科罔賤夫壟斷之利
封筦熾慘至有羣官列肆居貨躡鬻而編戶之民始
與國分爲二途矣使後之人爲國謀者必曰強我者
又從而功賞樹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
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者桑羊輩乎曰非
桑羊輩之辜其所以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
詐之毒湯沸激注而孟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夸大
之其可乎謹論

周公對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賢不宜
封親不宜殺旣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爲有過哉周公
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
德猶將擇賢輔而立之惟其無咎如何不與封哉不
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素矣天下虐紂日久變
而爲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先惡自用不能循
先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是讒爲紂子是從周公如

何不誅不誅則天下將復其故文武之業不克傳其
 害義亦甚矣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與誅仁且義周
 公固無過也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故謂過周公者孟子之過歟曰不然君子
 之於兄弟終於仁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如有過
 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
 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絕之也

不遷怒不貳過解

孔子稱顏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說者云不遷怒者凡

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移也怒當
 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論幾道焉者怒
 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謂其喜怒未見可稱者
 顏淵之為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
 之所能而稱之理豈然哉人之為情者七而喜懼愛
 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
 惟怒之為情中去聲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已而自
 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
 怒云者顏回安於至誠反已內省不為怒之所移耳

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顏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予謂貳者疑也過者失中之謂也不貳過云者顏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貳吾於是見顏淵所以為心也曰然則顏淵其聖者歟曰至聖人矣其未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知之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

成婚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

不用令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說者之意以為重天時故

權許其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為言所以關束人情而

事為之制而於男女夫婦之際尤切切謹嚴分別將

以驅生民一蹈於法而不陷於亂耳孔子修春秋諱

國惡至於夫人遜於齊會于禚之類皆直書以譏之

宋火伯姬以傳姆不至不行而火成春秋大之詩以

關雎淑女之德冠於周南而潔正之行及於召南其

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凡二十餘篇所以見孔

子之用心於是也愈勤矣豈不謂明人倫興教化治
國家天下斯其大本歟獨周官書乃權許之周官書
雖不見正於孔子然其傳以爲周公立一王之制以
爲後世法而使治國家天下者每歲中春輒縱奔者
以之爲治曾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爲哉予謂中春
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
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民有奔者輒不禁止及
無故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妄
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爲之解

三十一
卷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三十一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雜著

茶錄 弁序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
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
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
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
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一篇名曰茶錄伏惟

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敘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謹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實潤爲上既已未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菓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产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蒟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蒟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

溫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爭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爭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蠲眼者過熟湯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燻盞

凡欲點茶先須燻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回擊拂

湯上蓋可四分則止。眦其面色鮮明。着蓋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

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鋤石皆能生銹。

音不入用

茶羅

雙齋集卷之四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
投湯中揉洗幕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
厚燻之久熱難冷且取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
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方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
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准黃金爲上人間
以銀鐵或甕石爲之

後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
安貢茶拜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
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史竊去藏
藁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
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

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蔡某謹記

荔枝譜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蒼暹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嘗之魏文

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旣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髮鬚顏色而其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蚤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

未始遇夫真荔支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稊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于海瀕崑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于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遼遠曾不得班於廬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其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支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鑿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似丁香母剝之疑如水精

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支以甘
爲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有
陳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爲天下第一也
凡荔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爲中品若夫厚皮
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
酢味亦自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
之有至于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

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
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無
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
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

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
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
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飫食
者益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品日至衆唯江家綠爲
州之第一

第四

荔支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支
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羌疏
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
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爲疾卽少
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
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

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略其花春生簌
簌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
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傍
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
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
盡落其熟未更採摘垂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編蝠
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
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搖之荅荅然以逐蝙蝠
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滷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茄

支漬之暴乾色紅味甘酸可三四年不去聲蟲修貢與

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

核堅為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上聲汗耐

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密煎二種慶曆初

大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

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密煎

剝生荔支笨去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

及半乾者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支減常

歲十之六七然修貢者皆取於民後之王吏利其多

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以下十
二品有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窳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

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

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

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支之大者皆莫敢
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羨今爲大理
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
也差小又時有糝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一紫亦
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支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
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二百歲舊屬王氏黃巢

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
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
仕宦

藍家紅泉州爲第一藍氏兄弟圭爲太常博士丞爲
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
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曰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

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此以綠見異

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支皆菊去聲蒂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

味皆勝虎皮以下二十品無等次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

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

株每歲貢乾荔支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為準民

倍直購之以輸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支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

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支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支穗生一朶至一二百顆將熟多破裂凡荔

支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

雙彩
所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蚌殼者殼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支之變怪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
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與化軍轉運司
廳事之西堂見之

水荔支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支宜依山或平陸有
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與化軍

蜜荔支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支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穠核皆

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支每朶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支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支色淡紅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

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在城東
報國院冢傍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支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
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雙石齋文集卷之十一
新刻忠惠公集卷之十一
三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支多淡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傳朱粉之
餽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支將絕纔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
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

杷閩中近亦有之

出於梧州

右三十一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
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祐四年歲次己亥

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

硯記

端州雀生之才居端巖側家蓄后工百人歲入硯千
數十年無可雀意者一旦工者於後巖百丈院剖后
得紫龍卵其里人來觀者持羊酒賀造成研長尺廣
戒十之四厚重寬平開匣粹潤若有德君子上下眼
各四當中暈七重又其文表裏無有纖瑕微近手則
潤澤可刷墨矣雀抱研輒忘寢食者久之念奇寶不
可私藏誰其當之不遠千里授使者以來遺予齋戒

發封誦吉日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諸葛高昌鳳鬚筆
為之記皇祐癸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茶記

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可
作五七餅如伍銖錢大方其盛時高視茶山莫敢與
之角一餅直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為園家
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為予言其事今年
枯枿輒生一枝造成一餅小於五銖大詔越四千里
特携以來京師見予喜發顏面予之好茶固淡矣而
大詔不遠數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謂非予莫之省
也可怜哉巳巳初月朔日書

墨辨

曾君視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音漫曰

歙州李廷珪造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廷珪墨形模不

類也其名字不同邨珪形制復異謂之真廷珪墨其

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度江至歙州

地多美松因而畱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

李氏超墨世不復傳某嘗侍仁宗群玉宴輒賜得之

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基歙州李超造與今所視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成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偽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說以贈曾君或墨之思覽予說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芝草述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崇德里保福院產芝一本四月八日癸未令朱定得之詣府質黑而堅葉如側荷其上又出一本離爲六莖枝柯聳密中有連理末如燕尾而朱涅之高可尺許世傳古篆芝字皆枝葉扶疎豈古人象形而作乎而漢齊房歌曰九莖連葉玄氣之精正謂玄芝而有九莖與葉連也芝之爲物在處有之大較形類苗孺音軟近無是比儻或有焉而予未之見也故特書之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軍州事蔡某題

里醫之言

周熄秦潰漢維魏承歷代更王張紀綱建法度則方冊存焉論者謂聖人者言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舉曰仁義而已漢魏而下曠世持久載籍可觀政具尤悉所謂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焉者孰不曰要之仁義之歸而已矣率仁義之治而德教壅涸者有之生物橫悴者有之何聖人者之言施之於事如是之異耶某論之曰予里中右醫工凡百骸之孿植六府之環回表裏相依精氣布流色迎聲諦指鈎心夾刻日

語人以生歿期卒不殤妄醫之隣有蘊病者幾七日造其廬而請焉醫曰子之疾一之年子今亡矣夫疾豈謂筋弱氣衰暴于其外而謂疾哉雖百骸舉安氣有所抑萌于其中斯固疾已故輔藥之道三曼膚愉神先藥自將上也疾萌于中圖剪其萌中也暴于其外一旦勤勤然者下也子之疾雖暴于其外然餌吾劑審如吾經禦其爲仇害者後百日乃可瘳疾者徃及期勿平而益加又造醫之廬曰如期勿平先生其給乎醫復視之却立曰子嘗某物食張仇害之勢燄

倒鈇鉞而授柄未有見其勝也當如鄉者之言後百
日尚可瘳疾者謹如其教如期而疾果大愈夫一身
之疾藥非不工也物有害之弗平而益加天下之疾
箴以仁義而害于邪說欲其渥澤汪濊其可得乎自
戰國陵夷經籍歇戒簡編詭制僵不可植于斯之時
嚮利尋釁之徒咸以術進百家並建墨粉交績以至
倡發異端緣智巧飾鼓行乎天下世聞俗習愈久而
益恬故其治與三代差遠蓋政蔽而道龐非仁義罪
也且聖人之言仁義也者性誠先覺篤實光大研神

之變抗天之運致之於用然格善戰之謀塞任刑之
兌尊心於至和之際措躬於無邪之適動有章程居
有彝則周流而無迹經畧而不遺端拱巖廊之上熏
冒蒼垠之表豈非守之至簡約行之至廣密者歟孔
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其人舉之而已舉之奈
何曰如醫之言

淮淵之魚

谿谷之水激注瀦洑彌厓缺合畱爲淮淵澈靚幽壑
蓋鱗屬之宮隩也瀕溪之居者有畸叟在焉畸叟局

括淵中之利諭閭巷之間曰前有淮淵吾嘗封焉淵之魚自鯤而鯁交首橫鬣春孳陽隲夏入水垠乃今而徃彼哉孰有且帛于吾軀粒于吾噬茲焉是依無何聞之於里中惡少年者少年數十輩頭會相與謀曰淮淵之大鱗屬之息畸叟奚爲而採置諸懷獨能歛手袂間而悚其教乎於是焉罟罔罾筍掩擊顛倒敗其宮隩若取釜中及其已則淵魚且盡其存者濡沫而勞尾者矣之人也未始知之異日呼其子曰向之魚筦于吾且久其洋洋于于者乎待其子而徃注

睛四視其出游者儻有焉叟意貢墳梁石以蔽投蕭以摻復諭其閭巷曰淮淵之上力用加苦設有攘吾利者吾弗徒已也旣而惡年少亦悛其宿圖久之又屬其子而徃焉視其出游特大者跳躍去來而小者無幾叟益惑不知其出西澤有業漁者過畸叟曰子藏魚于淵舉識其類乎畸叟者曩不槩意曰吾觀江之鱉音大而而絕力其類之芒芒而勢不興或者皆爲其所以并食之雖溪谷間亦不殊路子畏罟罔之潰而不知其類之大而有絕力者并食之之爲害也

矣安愚子曰天王之大寓其淮淵也耶籊類編民其
 淮淵之魚也耶汚官刻吏惡少年罟網之具也耶鉅
 室倖民害淵之大魚也耶國帑之賦登十而一汚官
 刻吏又強半之鉅室倖民倍稱而盡取若是棲魚于
 淵畸叟之獲弗加鰻毫豈特為惡少年害魚之利乎
 雖少年之已悛而害魚之未判吾不知淵中之芒芒
 者殘其性也耶樂其生也耶

都廬之言

粵絕都會莊岳交通之道植修木幾百尺絳于四

隅填然淵然鼓于其側舉都之人荅鼓而至竦頤累
 趺環立如堵是人也瓠解而噪呼喉中出絡下語緣
 木行空指之所膠踵之所倚及然顛隕翩然振起梟
 鳳盤嬉猿狙肆捷曾未盈晷而變易電幻始不若人
 有也已之觀負卵童乃舉厥筐抵于環立者所以金
 錢適有耗賈過焉憮然而語曰號物為萬人犯其一
 有聾盲蹇僂之苦者命有不幸矣有連兵轉餉之勞
 者時有不幸矣汝曹陶生聖世肖貌母缺曷不假田
 梓土稼而粒乎曷不構廬分植緝而帛乎曷不業工

逞巧而亟售乎曷不婦財掩匱而集羸乎利生多岐
孰攘孰圍奈何栖然婦從其姑母提其嬰暴露秦疆
浮遊宋野沂淮亂江躡吳蹙越輕遺體若絃絃而爲
資身之策豈其善耶竿者嫚之曰若能習吾所爲乎
眊賈愀然作色曰吾辨貴以親子反傲我乎竿者曰
子之業則不遷矣吾固若子也且嘗語子乎吾之道
始者篤場圃以跳梁俯堂涂而踊陌魄喘坎窪神兢
磧礫如是者累月矣旣而帖倍尋之危批數仞之表
搶榆枋而特上漸干桷而遐矣如是者積有年矣然

後支體順投神氣完守雖層崖絕壁雲鳥勗飛千出
萬殊劔戟紛揮於吾前未嘗易志而鼻音鼻視語曰內

巧專而外滑消不膚撓而不目逃弗吾加矣投能且
爾矧百尺之木哉以之角萬夫則有夸譽矣以之食
力則無大責矣夫擿于砥道或履蹶踣之患又吾之
所爲乎儻有人焉雅不習爲粹跋乎高智外不可當
乎十日之視內已淡乎夏畦之疾其不糜軀殍族者
天幸之萬一耳惡能名聞之章著乎吾所以宿其業
置用在我奚累之及乎安愚子聞之曰有道而寄者

豈其人哉求之於世德業其大技能歟名位其大修
竿歟荷人爵登人陞內以獻道於君外以利澤於民
必有久德大業然後享崇高莫大之位外澤利於百
姓內環省於胸中無所愧負故德業著而位不加有
國之羞也爵位高德業昧身之殃也吾惡夫急日月
連黨與進不由道險詖以取榮貴其詐不售則哀歌
悲謠誹政譏世之爲也不幸而當所欲外則驕蹇敗
撓尋至其脫然者亦天幸之萬一耳豈仕人之知顧
出游民之下不然矣不然矣竿者不省其民族而其

伎種於都盧爲都盧之言以自警云

福州五戒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
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
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成生不違於禮是孝
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
分養乃至織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盛爲
酒肴以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

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
死不安費如此豈不謔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
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與訴
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
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爲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
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
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

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
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
此主民之大弊人行最要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
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
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
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戒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
孰若戒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
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議

至明不可不知

諭鄉老諸生文

某備位刺史行春奠之禮於孔子廟郡之士人來相
予職爰及耆艾亦集庭下既延之坐謹問之曰唯爾
諸老前觀刺史之政多矣吾州數萬族人情善惡亦
唯萬殊刺史爲治孰不欲興利去害宣流風化與古
爲比逮及三年民未之信則又去矣將良吏之難值
耶抑治道之難至耶某德業不能過人智術不能濟
衆夙夜悉心唯民實憂察禁邪猾扶善沮惡使強弱

各安其分然未免於刑罰豈足爲治哉至於孝慈友
弟敦厚信讓之風將有望於諸老老者之言少者之
法父詔其子兄命其弟相率以從教一家修之一國
效之能以興禮讓而止獄訟亦諸老有助於刺史也
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而進德業必有師友頌訓
導之方爲之治經術習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
其人而冒居之學不用成民罔攸信某之治郡甫爾
士人之脩德行與經術文章者莫知其誰譬諸蒙霧
罔識處所諸公各以至公之心而稱舉能者以備其

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諸生條陳其人實密其封予將擇焉

杭州戒弄潮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於以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時或沉溺魂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蓋終於天命然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

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雜說

李靖稱符堅之敗非謝玄之善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之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所以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予觀秦伐江南唯垂曰晉武平吳唯張杜而已若昧群臣豈能成功以此謂垂陷堅未盡矣垂知進討之爲利不能料堅之材堪與不堪辦事此所以勸之也當謝玄隔淝

水爲陣夫兵半渡而擊之利以是堅許却軍也玄以八千之衆當百萬渡水而薄人兵家所忌豈不知此乎蓋料堅之陣大槩難整然後觀形勢也既而堅陣果動玄濟而戰堅衆遂潰使堅之陣難却而整玄必不濟矣此玄之料事合於機變若以垂軍獨爲陷堅當其以千騎赴垂信子寶之言取堅如振替葉垂之不爲足驗垂無陷堅之意夫善用兵者雖敗不亡垂一軍之全法制在焉垂不能知堅之材則可罪謂之陷堅誣矣王景略之亾唯勸堅勿伐江南景略蓋知

堅之材故云耳

福唐水居船舉家棲于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爲生也然觀其趨往來就取直以自給朝暮餽蔬一梓不知鼎飪烹調之味也縕衣葛服不知錦紈粲麗之美也婦姑荆簪不知塗脂粉黛之飾也蓬雨蓆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也相羊窮年少而老生而歿一事不入於中矣與夫陰懷賊險乘利求倖盛時翕翕其敗熄滅無種孰爲勝負耶
開元中霓裳羽衣盛行於時唐末兵戈漫以微滅今

河中有舊譜而其字形與世之譜字感粟笙皆不合無從而得唯法曲散序無拍謂霓裳之遺音未必然也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亡缺彷彿法曲造之寄林鍾商萃日新亦造望瀛懷仙二曲世人罕得其本也慶曆間予在館閣嘗見九仙經會修業文總目九怪誕之說擯而不取故家無傳本及來泉山抱病數年願讀醫方藥石之說漸入修生之要以精氣神爲妙用故仙經丹訣亦靡覽焉然取其可以資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與也已

孫子書其文有二代風而其致皆一切取勝蓋戰國事也至於精思明決數千年以來兵家盛敗未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絕世之高智乎予愛其無智名無勇功之說故錄之

或曰鼂錯爲景帝謀削諸侯以尊漢而陷於仇人身死都市事適未就而遭讒被禍其誠忠矣而楊子雲乃以爲愚何哉愚錯而孰爲忠邪曰錯誠忠矣然爲漢謀諸侯則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王父偃賈生推恩以分地乃謀者之長策

烏孫公主七十餘持携男女還漢人生匹偶故有常理而楚王嫁異國配胡人豈獨楚王之不才漢之醜無時可戒又啟後世和親外夷之端張騫之罪也漢通外國以弊羗氏斯其無策之甚夫撫安夷狄而威制之蓋慮為邊患耳豈致意於天馬羗牛異物詭說哉過猶不及也

其哉愛之蔽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議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漢高祖父妻舅如此不顧賴利能奪愛婦人於愛為最

武后自殺其子以固權嗟乎孰可與論是邪夫人明慧稟於天資不可強而學士當盡心於其間金鐵之磨勵既鍊其質又從而成器太阿龍淵資夫人力者故鍊而成器學者勉之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為詩賦者尚不知何等事為文章况文章士之末邪欲人之興行如曾顏治民如龔黃者難矣

予自閑居日造吾門者道對偶事以為才不才嗟乎治道何從而興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歸之於天蓋非人之所能測云爾異乎今之言命者有陰陽日月星辰歲時異端之術幸而時合則莫不推引以為驗也甚哉人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語也卜筮最古春秋時有相骨日者後世尤盛唐初乃有論命之說今之三命星筭分為二門而譎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所以博濟耳

予少時治經書觀聖賢於刑獄尤諄諄尚書所載最為詳密私心以為天下萬務若生民不得其平又豈專在刑獄乎及仕宦二十年歷事日久然後知生民之患莫大於獄失其情官巧文律嗚呼聖人之意深矣

予每讀易至於決獄用刑之說其卦多有凶象而用在剛陽之爻蓋非明不燭非剛不決君子有是二者濟以仁恕斯可謂士矣

樂自王朴之後無述作仁宗時李詔重造樂器廢朴鐘磬其後復用阮逸胡瑗更作新樂蜀人房庶又為異議迄今無定論林氏巽之學通易卦太陽太陰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評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爲一法今書有規矩者
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
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爲佳
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爲耳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
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
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
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迹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者
無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爲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
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
予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
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粗繫性之利鈍
學之淺深古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

近世篆書好爲奇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力
渾厚可謂篆中之雄也學者宜知此說然後可與論
篆矣

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

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况他人所可擬議

智永草書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有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模寫勒石云律呂調陽者是也

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閩中無佳石以堅木刊字往往有予筆迹摸刻多或失

真自今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絕向時子弟輩多蓄予字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

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烟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蘭亭摸本

秘閣一本蘇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

出於河北李學寃家今王公和所藏也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今八分

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

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今存者李德林碑褚書三

龕碑是也瘞鶴文字有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逸少殊無

髮髯也

文房四說 又作雜評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筆諸葛高

許頤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絕品也墨有李庭

珪承宴易水張遇亦爲獨步四物文房推先好事者

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綠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

不足道也墨李庭珪爲第一庭寬承晏次之張遇易

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烟自異當辨

是也紙李王澄心堂爲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

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非佳物也筆

用毫爲難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卓及長心筆絕

佳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戒之然其運動隨手無

滯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論之也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色鮮明過之今

沈三百

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名
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研有羅紋金
星蛾眉角浪松文豆班之類其要在堅密溫潤天將
陰雨水脉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黃山松煤至精
者造墨可比李庭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
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烟遣令就黃山取煤必得佳
者歙州此三物奇絕唯好事以厚資可致之若臨以
官勢莫能至也

李隩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
微精細而差黃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果可
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銳少損
已禿不中使矣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來江南爲歙
人超之子庭珪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
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爲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
名珪或爲邽與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
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庭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
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倘條數等傳

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爲稱世以歙州李庭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春者爲上一春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朗亦爲精庭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輒絕無有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寬承晏文用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以來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

李庭珪墨爲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寬寬之子文用亦造墨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侯言有庭寬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爲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爲語其未至必能少進其藝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况其新者宜以漆匣密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

易水張遇亦爲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睹矣

近得歛烟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爲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爲畱守推官事宋公見遺李庭珪墨自爾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之說尤爲精微唐彥猷殊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木甌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韻樊槻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涼盡出研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爲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淡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勝之理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昧曖不明在紅黃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研必用水雖先飲之何研之差故爲天下第一
東州可謂多奇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研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也

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其後有鵲金黑玉研最

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丞粟續又有紫金研其餘
紅斑黑斑不堪作硯造茶器亦大好其下州郡未見
如此奇石也東州固多奇石始得紅絲研後又得黑
角研黃玉研今得褐石研黑角研尤精好如紅斑黑
斑可作茶器而不堪爲研如東州豆斑青角不足道
也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僕之
所好有異於人乎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
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
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未過此無足議也

蜀牋雖白色而厚者爲佳今上方有故時貢者實可
愛也近歲利在薄而易售以是絕不佳此物乃可惜
耳常州強武賢造粉牋殊精雖未爲奇物然於當今
好事亦難得耳雲母粉不利人目用者宜審之吾嘗
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
落况可存之遠人哉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三十二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哀詞祭文

長子將作監主簿哀詞 三首有序

至和二年余出知泉州侍親南歸六月十五日至雍
 丘長子勻感疾又明日至宋都二十二日逝去某年
 十八為將作監主簿孝悌好學予心悲哀詞以道之
 出國門而東行兮乘隋渠之飛流甫百里之畿邑兮
 將適攬於林丘忽長子之感疾兮畏藥石之難求一

日數舍以息乎宋都兮日暮冀其有瘳陰陽隔并而
結固兮越七日氣薄而汗收曾言語精爽之不昧奄
然逝去而難留豈不念親愛之歡好兮猶焉往乎窳
幽慈母號噉而屢絕兮少婦無依而冤愁觸百端而
興慨兮怍乎予心之危而莫投長風吹沙兮浩浩白
日照水兮悠悠燈可熒兮夜永彌想像兮沉憂嗟余
百年付託之重兮何爲一慟而休資性孝悌而沈厚
兮謂大吾門者必汝之由神理莽蕩莫可訊詰兮曷
與譴而爲仇豈良醫不偶而橫天兮抑天命已决乎
短脩大化運轉而無極兮雖彭殤等乎蜉蝣惟故物
之存在兮獨超解而遠遊魂之去兮侶俛誰復魂之
來兮哭臨盈舟耳目恍接其聲容兮考真實兮則不
愛念中來兮不可以理遣自古皆爾兮不可以智謀
終焉莫之見兮已矣撫棺永訣兮千秋

又

謂逝者爲無知兮夢寐笑言如平生時謂逝者爲有
知兮親愛號絕盍歸乎來謂遊魂爲變兮一氣聚散
泯然無知謂明神不滅兮庶類回環誰其自持謂灰

為樂兮成者自樂生者自悲謂物皆有數兮化均播
 授大小隨宜嗟稽考之無端兮在聖人猶曰焉知極
 愛非申兮絕愛非道成生循環兮經言是考奄速所
 遭兮分而非召壽兮惡不必夭逸驥萬里兮
 不跬而旋良木千尋兮不咫而顛人誰痛迫兮不歸
 之天永呼大叫兮曾不加怜悵隔絕兮一息慘悲哀
 兮窮年

又

淮水漠漠兮淮山青青書風索索兮夜雨冥冥叢雲

聳湧兮虹橫密樹蒼鬱兮蟬鳴昔之北向兮與汝皆
 行今也南歸兮汝天其生笑言粲粲兮哭聲風骨晶
 晶兮神靈忽不見兮歸予汝迎來無期兮孰知我情
 雲為車兮風為馬天無垠兮日西下旦出遊遨兮夕
 還其宮先後垂趨兮儼以雍容潔鮮兮衣裳芬芳兮
 肴漿曷不禦兮不嘗吁奈何兮悲傷

祭河南王簿張正夫文

謹以薄奠致祭正夫之靈夫安仁義而遺勢利其特
 立君子乎君子之為無所譏道焉唯仁義勢利雜然

其中予於所嚮之厚以觀其終正夫樂聞仁義之說
所嚮雖厚而天奪之年予不得觀其終矣嗚呼哀哉
尚饗

祭弟文

專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弟開封府太康王簿
七郎君山之靈嗚呼吾至家始五日得汝訃音以六
月七日感疾終于官哀苦號叫驚迷失次反覆思慮
汝之行於父母孝謹於兄弟友悌於當官泄事公廉
無私事細大莫不盡其心焉天鑒孔邇汝不應不壽

而少亡豈赴告之者謬也發書尋繹皆姪彞與蔣生
手疏日月苦疾終始無一謬者嗚呼汝其死矣吾聞
死而復生者若秦之謀人石勒之子是也猶幸其非
望又涉旬月無有來問嗚呼汝不復生矣汝之永訣
矣二親垂老蚤暮涕泣望祭千里之外汝之妻孥必
歸江南旅厝異鄉不獨生者悲慟使死者爲有知啣
恨九泉終古無已嗚呼哀哉吾自五歲與爾從學及
吾年十五再就鄉舉汝時十三蓋亦與焉衆所指目
期必遠到其後三年與汝北遊京師吾先得官爲臨

漳從事及罷歸汝後登第還家駢首拜慶鄉閭榮之
吾佐西都畱守幕府汝時選注太康西來過我畱遊
久之去年吾忝對讎麗名書府汝以畿縣繼來相見
今年夏四月吾謁告歸覲別汝於國門之外誰謂此
別爲生歿之別嗚呼哀哉疾不臨藥歿不親斂殯不
拊棺吾恨如何汝卽歿寧無一言以別我乎豈計告
者忍不書也將疾力而不暇及耶其亦忘我於無言
耶吾於汝愛爲兄弟而學業爲朋友每聚議通夕若
出入經史記傳浩博貫穿吾不_忘汝右逮根諸理論

吾或有先焉汝有遺文吾當錄次以傳于後汝子猶
吾子也教勗養育待其成人扶持汝歸以葬吾土則
吾志足矣嗚呼哀哉吾材與藝下汝遠甚覲汝光顯
以大吾門今也亡矣吾力薄而倚重思此益悲平居
議論當世得失卓然期有發於人者今豈復能力於
是哉聖人推天引神以錫福降殃於善惡而作民監
至於善不及福而惡不及殃學者惑之然則賢而天
孰謂其不壽也惡而壽孰謂其不夭也君子之論人
也在賢與不賢耳不繫其壽且夭也汝之行之學之

文雖不克壽吾謂之壽也夫何恨哉獨手足之念無所窮極古有達觀之士一生死而超乎無有用是決滅情愛吾不忍爲也嗚呼哀哉語言嚶嚶寂而不聞肴漿陳前不食不飲魂兮何之其無知乎吾徒自苦耳其有知乎吾知汝之悲與吾均矣伏紙顛倒不盡所懷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比部文

自某行服還居里門歲時書問詞意殷勤今君順化聞信悽煩某也法不徃弔言實無文猶憑薄奠遠感

英寬尚饗

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暴賊宜夭苟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爲無有子美之亡悼惜者多而或歸天咎大造鈞施授受小大兮孰謂薄厚謂仁而賢行已適中兮自期不朽豈校歲年龜虵木石兮如是遠久嗟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屯文詞涵浩海湧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俗可嘔而

嗜兮可悅而嘖衆力一舉譁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
是以困垂尾不掉兮尺澤之瀆世之所嗟年不克永
兮志不克伸行信於友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氓平昔
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虞
兮窮通一指慶曆之末余罹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
書詞慰唁嗶嗶兮無或喪死曾不隔日聞子信音兮
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吉
服道出吳門兮子殯於此有觴列前曾不食飲兮非
平生比肩面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予年四十髮
白生顛兮朋友彫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子獨何
之歿者已矣生者浮游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
達哀兮侑之以詞尚饗

祭范侍郎文

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侍郎高
平公之靈嗚呼生歿聚散物理之宜何公之亡賢愚
涕洟人幸公年非有愛私幸公復用庶幾有利於時
嗚呼使公且存而復用終有爲乎其無有也在天聖
中公當言責時士大夫依阿厚嘿公乃言事傾動天

下觸指奸權開道諫諍尹京之政例爲寬大借吏齒
牙光飾眉面公政清明卒以毀去羗種窺邊天兵議
討公云士伍未可卽用投書叛酋語之禍福逮其款
附終若前料登於政府天子問狀公拔根株扳躡三
代不爲目前苟且之計勸衆養士塞室僥進衆訾成
波擠落在外至死流離惟道是賴大航撒維膠于泥
沙涉者罔濟臨流齋嗟公薨之初衆悼以譁市利田
宅子女金犀厚味入骨老死營持公薨之後獨無餘
資報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
節明白如是某晚登公門嘗辱知遇公喪在東欲弔
無路陳辭以文千古思慕尚饗

祭永嘉郡君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室永嘉郡君之靈惟靈出於
豐有來嬪於予能安窘貧天資令兮致養尊老躬事
烹飪無日而廢孝誠肅兮節衣推食撫育寡孤久而
益勤惠愛均兮馭下有度宜家以禮始終彌劭賢則
著兮從余小官至登近列奩服無加素約敕兮衆議
修舉壽考宜多僅及中年奄忽化兮嗚呼哀哉姑失

孝婦兮廟失芳薦夫失良偶兮子失慈祐念生存之所立悵神理之難究嗚呼哀哉人誰不歿第有先後日累月計或促或延萬世前觀奔湍不已就令百年亦一息耳較量多少何者爲是溪陰崇丘卜茲吉壤某也守符勢莫得往葬不臨棺涕泗南望魂來歸兮安居嗟予哀之可亮尚饗

祭六監簿文

遣使以酒肉之奠告汝六郎監簿之靈嗚呼哀哉嗟予生之不厚屢遭災於子姓唯汝疑然而避舉逮勝

衣而冠聘旣授室以承事謂傳家而襲慶去年出乎宋都會未旬而大病嗟汝母之愛慈慟哭絕而還併旦暮撫棺而不捨終相從而隕命嗚呼哀哉一旒南歸悲感行路况我天性孰云省悟吾於今年髮禿齒蠹沈憂傷人獨語誰訴望穉童之成立念衰齡之遲暮山川迴復兮故林雲路悽慘兮歲陰幽堂旣啓兮卜食惟吉宅丘之左兮慰而母心官守之責兮葬不臨視訣汝以詞兮涕泗盈襟尚饗

祭杜祁公文

慶曆之初邊圉多事生民被害天子思得賢輔相以
修庶政於是擢公宥密公以暮年當主知遇與國謀
論念其自效莫如薦引才能廼條當世士可以爲時
用者數十人上之會朝廷適已拔任除目既下而公
疏中姓名往往契合有不悅公者乃訾曰上方用人
而輒薦引是欲私自朋比也公不辨而求士益切既
而侂宰相某時爲諫官以親求郡得福州將行公文
疏曰蔡某願少留之不宜令遠去公之同列曰彼求
外補而復留之豈非朋比耶未幾公罷相知交州遂

請老以歸天子思之遣使存問當時指以朋比者不
數年別臺閣參侍從天下之論益知公有大臣節直
已徇公不恤於毀譽不移於用舍也昔公之存某未
嘗以不才累公爲謝今公之薨可無言哉嗚呼某於
公門無有雅舊一見加禮公實我厚繫官南閩哀誠
莫寃侑奠以辭永示于後

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
貫變文紹高古華林勸導獻明帝所禁密顧問闕職

斯補善與物同世罔有拒當其議論乃心自處智力
 未寃要于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嗇而不與孰不持秉
 公何後而不舉念哲人之遐躅豈外累之足數信問
 來門官推守土悵天涯之弔酌異西軒之笑語曷書
 牘之具存終已焉其無覩巖巖商丘新阡其下一奠
 伸哀幽懷莫敘尚饗

祭曾奉職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奉職之靈生於世侯
 蚤服武冠在力可遠而失於一蹶在世可舉而留於

漸磐既浮沉於海表亦逍遙於物端余昔初官際君
 清顏矜豪棋筭之勝寓適觴詠之歡念言始終實惟
 二紀會合有一笑之樂間闕有尺書之委前典州符
 君迎我喜今茲復來遂行弔禮感游舊之彫落嘆歲
 華之流駛揭素旌兮悠悠出郭門兮道周漉斗酒以
 伸訣君有知乎少留尚饗

祭皇考郎中文

嗣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某
 蚤聞義訓參處近聯項緣合食之恩均施漏泉之澤

恭惟禰廟超正郎曹某被詔還京涓辰展墓肆陳寵
祿痛哀劬勞思惟昊天罔有窮極尚饗

祭劉屯田文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蒙伯屯田二兄
之靈嗚呼天地之大其如傳郵乎人寓其間若行旅
之奔趨相值而喜相失而時何數十年之游從而
不見於須臾我自閩來子官江漢扁舟逐我境上百里
我有宿疾携醫就治意有緩急實爲依倚我卧客舍
幸子來臨笑言譬喻調護之經間隔一朝聞子被疾

曾不及旬遂茲奄忽奉書詞之委曲將永訣於幽明
以愛子而見託豈薄夫之可承哀哉材可以通事變
而不施於政智可以裁幾眇而不任於時豈宰造之
無意抑志念之相違前造子庭賓王之儀今也入門
闕棺總帷義雖朋友愛均兄弟哭奠一觴詞以達志
尚饗

祭外甥陳法曹文

專以庶羞之奠致祭歿故法曹之靈人之悲愁兮必
歸於天胡昇汝材齋於壽年有蘊不伸兮孰知其然

惟汝少孤兮成立之難志氣高舉兮困于小官走驅
嶺表兮塵土其顏誓將退耕兮何有田園嗚呼哀哉
慈母之愛兮愛於汝偏婦歿於途兮旅柩未還穉兒
幼女兮誰與加憐文章固有兮寂寞殘編國門之外
兮曾非故阡終必南歸兮茲其少安嗚呼哀哉鞠汝
誨汝兮今復收汝疾爲汝之醫兮喪爲之主衰年慟
哭兮痛貫心膂冤鬼何之兮莫知其所尚饗

祭八廷評文

以酒肉之奠告汝廷評八郎之靈天之理不可推人
之事不可期嗟爾生而純明宜百其福冀爾大成以
熾吾族奈何生不及壽仕不及祿作善之慶肩云反
覆噫情莫若父子之親痛莫若死生之別情淡痛重
腸胃分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祭神文

鱗溪潤德靈府感應王慶曆中某爲郡守夏旱不雨
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五鼓東
行陰雲四起奠拜旣興澍雨成潦農畝霑洽人有餘
食迺新王宮以荅靈貺今將卜年復興符印某之事

神不敢少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救
職活吾生齒無棄前功以貽神羞

某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
年歲穀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
木遇病輒絕今春膏澤及時田野蚤種乘夏之杪彌
月不雨日赫而暎苗茂而枯某實守土旣憂且懼民
命近止非殍卽流神乎有知其亦恐此而不惠哉守
封有罪罔敢逭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
災爲利特顯神休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宮以境內久旱有請于神仍與
神約曰民命近止卽七日不雨當鑰廟門以待奠獻
甫終雷聲隱然停午之際陰雲四起攬轡東旋旗旆
飛揚甘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
信宿野有美流已薨之苗根株茂遂垂殫之人歡謳
踊噎唯神之意憂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
千載亦罔敢怠

某祇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
恚者然大守能治民而不能爲雨以雨活人莫如山

川之神考據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
詣王之宮爲民禱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
守率官屬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
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
慚羞不職與神共之

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耻之某至郡二十日
原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可憐之色諏詣王
宮靡懇載詞以達神聽唯神照恤庶民敷厥厚澤菟
者暢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饑乏某事神以禮

雖重私行而不愧也治牲羊薦酒醴管簫歌舞從其
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錄太守於禮不應私
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神而靈請而□□猶且
其心□其□乎

去年夏旱某惟民之恤不敢以禮自束輒造神所少
選雨作旣而霑足遂謀新宮以答神貺太守不德天
復降旱慚羞強顏復有所請若夫雷雨之施其不救
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夫
人神之道始異而終通某爲天下之守臣而神爲吾

之守神若夫邦教之通塞已政之能否某之職也風
雨愆和疾癘弭作神則爲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
心以治而神不災以福民以遺休神享明祀豈不謂
通乎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三十二終

